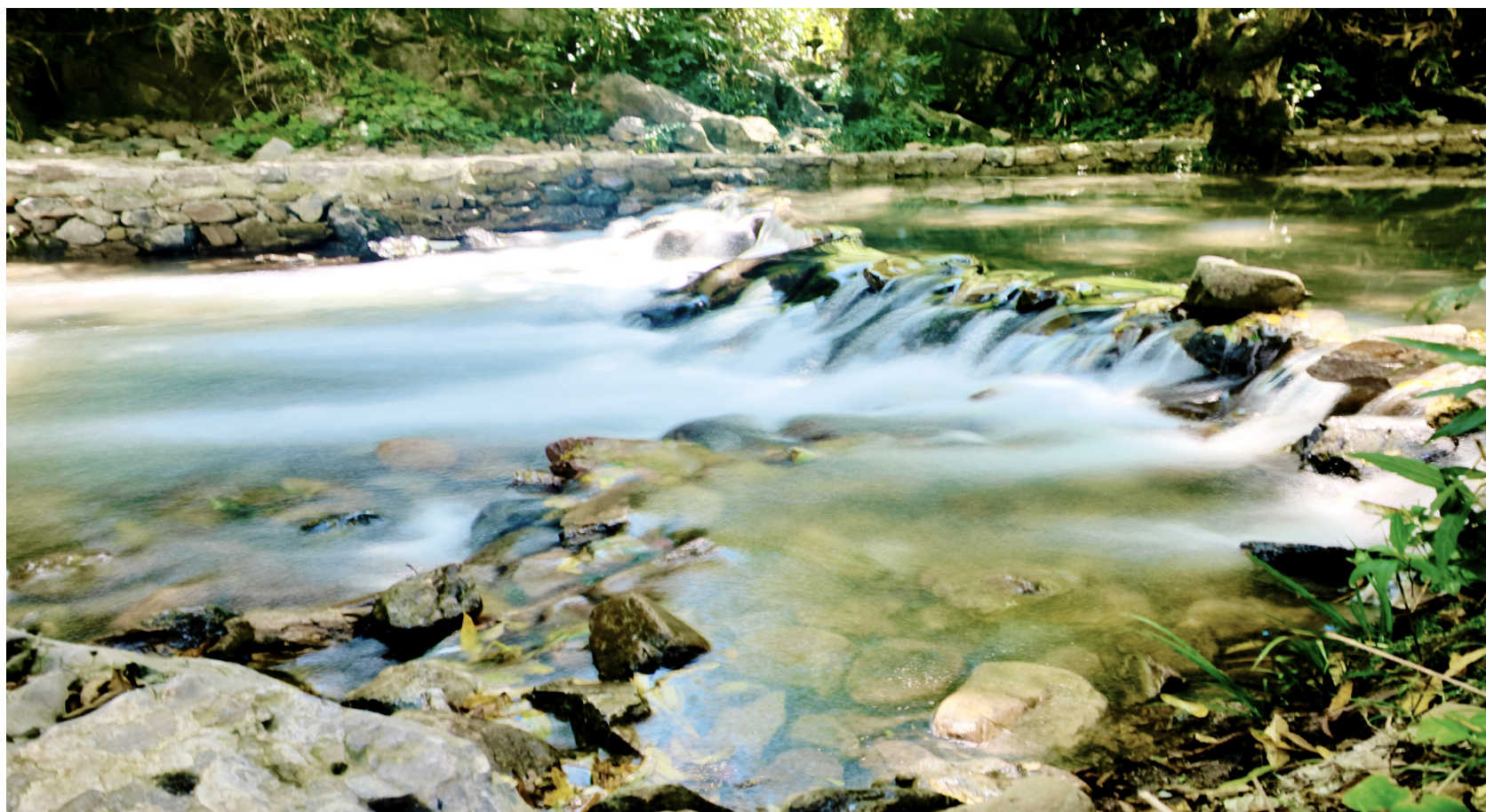


电影的回忆

○张觉非



闻斌 摄

前天，在乡下的时候，恰逢县文化局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在我邻居家门前的东侧墙壁上，挂了一块我曾经一看见就激动不已的雪白的电影幕布。场地上早已不见了曾经人头攒动的情景，只三三两两的几个年岁稍大的人搬了凳子在那里悠闲地等着，却见很多的人都在邻居家客厅里吹着空调，吸着烟，或吃着瓜子零食，谈笑风生，好不惬意。眼前的一切，令我感慨丛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小时候，我特别的爱看电影，不管路程有多远，只要打听到哪里放电影，再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了我和小伙伴们前行的脚步。在我的玩伴中，有一个小时候头上长满了癞子的同伴，大我两岁，我们都叫他“中癞子”，他看电影的瘾最大，只要哪里放电影，没有他访不到的。有时，我们对他的话有些半信半疑，但到了目的地后果然看见有一块雪白的电影幕布挂在墙壁上或两树之间，心中便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欣喜和激动，并对“中癞子”充满了别样的崇拜。每次看电影，先不去探访电影片名，只要是电影，不管是什么片名，都是我们无限向往的东西，当然，最好是战斗片，如《地道战》之类的。“中癞子”偶尔也有消息失灵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因此责怪他，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也乐此不疲，那份对电影的热情和期待就足以让我们心情舒畅。

夏天，我和小伙伴们除了到小溪里玩水或捉鱼摸虾外，再一个就是到河边沙洲的柳树林里捉黑蝉，先用铁丝做一个圆圈，然后将铁圈绑在一根细长的竹竿上，然后在铁圈上缠上很多的蜘蛛丝，用这种方法能在短时间内捕到很多的老黑蝉。将蝉捉来后，放到蚊帐内，然后取出一只叫声效果特别好的放入一只空火柴盒内，然后将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白手帕偷偷拿出吊挂在小桌子旁侧，将家里的圆镜拿来用墨水在上面写上自己想要的片名或画上一些图案，通过阳光的反射将一束光射向小小的“幕布”，再往黑蝉

尾部一按，“滋滋滋”……自制的电影放映就开始了，此时，只见门外竹篱上的紫蓝色的喇叭花开得正盛，我们的内心不知道有多么的开心和快乐。

在我们小时候的心中，最崇拜的就是电影放映员，总觉得他们是那样的神奇和伟大，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位姓陈的男放映员，几乎场场电影都是请他来放，他的左脸上有一块明显的疤痕，但这道疤痕在我的心中却是那样的亲切。还有一位女放映员，圆脸，大眼睛，微胖，但感觉她很温柔待人亲切，她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女神，时常想，长大后要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放电影最多的场地是青山广场，场地很大，将黄土压得很实，是专门用来作开会或文艺演出和放电影的地方。那时，修建青山水库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中，看电影就成了工地建设者们唯一的精神食粮了。我家离青山广场并不远，三四里路程。每逢广场放电影，我便从家门前的小土墩上望见远远的广场上有一小片白白布似的东西，便知道晚上广场又要放电影了，我和小伙伴们便互相传递消息，早早吃晚饭，早早出发，一路上歌声、笑声、欢呼声夹杂一起，恰似乡村晚景中一道小小的乐章。那时放得最多的是《地道战》、《地雷战》，有时也放外国电影，如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铜像》、《海岸风雷》，朝鲜的《火车司机的儿子》、《摘苹果的时候》等，还有七十年代火遍全国的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有时一些电影还重复放映，但广场上依旧还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对电影的热情并没有因为重复观看而减退。

我们对电影的热情也是有增无减，只要访得哪里有电影，哪怕晚饭还没弄好就匆匆用开水泡了半碗冷饭后和小伙伴一起出发，夏天路过人家的菜地，便像游击队员似的各自散开，寻找黄瓜番茄等能够生食的蔬菜。第二天，准能听到河对岸传来妇人的骂声，在大人的责骂声中，我们都佯装不

知情很委屈的样子，不像《社戏》中的迅哥儿和伙伴们偷罗汉豆的情景，六一公公还夸奖他们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慢慢成长成了一个风华正茂充满着美好憧憬的青年人了，那个时候，“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拨乱反正的呼声日益高涨，慢慢地，一些原来被禁锢多年的老电影开始解禁陆续地和观众见面了，如《五朵金花》、《刘三姐》、《秘密图纸》等，让已经厌倦了概念化严重的样板戏的观众大饱眼福。我和村里同伴只要访到哪里有电影，还是像年少一样兴高采烈地去观看，只是现在的心事不是在半路偷人家的黄瓜或桃李，而是精心地来打扮一下自己。将那双唯一的可装点“门面”的白回力鞋从木箱子里轻轻地拿出来，重新涂一遍白色鞋粉，再穿上那一身簇新的蓝布卡叽的衣服，就像自己踩着一片轻飘飘的白云一样，马上就要飞到一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场地。每当电影放完一卷换片时，放映机旁的灯瞬间亮了，自己便匆匆地扫视起周围的观众，时常有女孩靓丽的面孔在近距离闪现，自己竟莫名地心旌飘荡，那热切的目光直瞅着对方羞红了脸，也似乎在恍惚地飘渺地想着自己的小心思。

记起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有一次在古市姑妈家玩，那时还是叫古市公社，公社有一大礼堂，有一天晚上不知何故放起了电影，电影是解禁不久的爱情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挤在人群中，完全沉浸在美好而又浪漫的剧情之中。但在观看的过程中，借着电影幕布反过来的余光，我仿佛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自己身上游动，当我抬起双眼看时，只见一位长相甜美的姑娘泛着酡红的脸庞很快将头转了回去，我感觉到我俩离得很近，我仿佛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和呼吸的加速，我也感觉到自己心中突然间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悸动。当银幕上的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途中暗示英台不懂山伯心事时，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我俩此

刻的心情。电影不知不觉地放完了，我觉得电影比以往所有的电影结束得快，离开时，我知道她在留恋着我，我也在留恋着她，只是回来后，一种无名的惆怅之情瞬间弥漫在整个心头。到后来自己结婚后还不时地回味当时的情景，也不知那位可爱的姑娘嫁到了何处，现在境况如何，只能永远留下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遗憾了。

写到这里，我又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看电影《黑三角》时的冲动，《黑三角》是一部反特故事片，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完全被其中的故事情节深深的折服和打动，特别是刘佳饰演的于秋兰更是深入到我的灵魂深处。回来后，心情总是无法平静，其中的电影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不时在心头回响。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驱动，我竟突然萌生了写反特电影剧本的念头，绞尽脑汁的构思，甚至半夜突然披衣坐起写上一大段台词之类，花了大约两个月时间写成了一部名为《客房73号》的电影剧本，投寄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过了一个多月吧，投稿退回，只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那个信封设计得很精致，尤其是那红色的印刷体“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几个醒目的大字，仍然让我激动了好几个晚上。

再到后来，我慢慢收敛了自己的无知和自负，想着法子提升自己，对电影的渴求已没有过去那么强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黑白电视机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只要村里有一户人家买了电视机，到了傍晚时分，他的院子里便围满了人。再到后来，彩电代替了黑白，买彩电的人家越来越多，人们便足不出户地守着电视机，坐着或半躺着看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好不惬意。时代发展到今天，大屏幕的电视机也被“束之高阁”，人们一打开手机，在你面前呈现的是一个斑斓多彩的大千世界，手机早已取代了电视，这是时代的进步。只是对电影的那份热爱只能永远留在记忆之中，茶余饭后供自己细细的回味和怀想……

溪漾金沙

○毕碧

我曾试图用金沙溪的粼粼波光
定格你转瞬即逝的笑容
总以为那蜿蜒如碧色绸缎的流波
已足够灵动
足以承载我心头翻涌的眷恋
驱散时光赠予的怅然

金沙溪的水，那么澄澈，那么缱绻
她甚至能够漫过古桥斑驳的石阶
将我梦里江南的烟雨朦胧
幻作板坑港畔一盞摇曳的渔火
在暮色里诉说着岁月的呢喃

金沙溪的水，那么清冽，那么悠远
她甚至可以穿透历史厚重的帷幕
把我从龙王传说的缥缈里唤醒
让金丝潭底沉睡的梦幻
再次泛起黄昏思念的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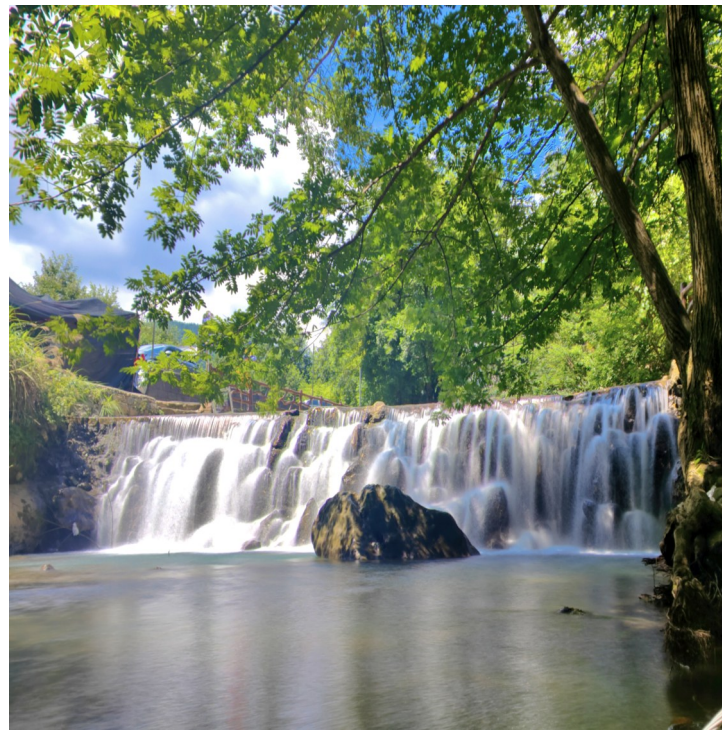
她的温柔或者坚韧
远比文人墨客随意堆砌的辞藻
更鲜活，也更有力量
我在心底勾勒千遍的桃源
竟抵不过她细浪的波光轻漾

金沙溪的水，我愿为她捧出赤诚
即使你的背影将我遗落在时光角落
我也会如岸边磐石，执着守候
哪怕她只赠予我一捧清泉
也比我错过所有风景
更具诗意，更有温度

如果我勇敢地拥抱她的柔波
山顶盘旋的清风，会不会染上尘世的喧嚣？
如果在繁华人间将她珍藏
古桥那洞光阴里的传说，会不会在某天突然苏醒？
如果我在文字里把她描绘成梦幻模样
鸟鸣涧深的寄语里，会不会添一缕浅浅的愁绪？
如果我在黎明前拾起她溅起的水花
你远在天涯的思绪，会不会还能像从前一样，轻轻安抚我的心伤？
如果我也像他人般，用浅薄的言语裹挟她的纯粹
她的静谧与灵动，深邃与温暖
明年此时，是否仍如初见，惊艳时光？

神奇的金沙溪
流淌在板坑港的岁月长河里
她的一朵浪花，每一道涟漪
曾沐浴过灿烂的阳光，也经历过风雨的洗礼
她的每一次流淌
原是与万物共生
于现实与梦幻之间，尘世与仙境之间
她从从容不迫，静谧安然

从此，她的美好就是所有溪流该有的模样
哪怕我陷入最深的迷茫
也能看见，沐浴天地灵气的地
依旧是我魂牵梦绕的仙子
如期而至，点亮人间



闻斌 摄

岁月缝花 母爱绵长

○王亚斌

泥土里的春耕

上世纪七十年代青山镇塘桥村，晨雾未散时，母亲已扛着犁铧走向田垄。半边户的日子里，父亲在农村学校教书，她独自撑起六口之家（上有公婆，下有四个子女）的春秋。1985年寒冬，父亲突然咳血倒地，诊断书上“重症肝炎”四个字如惊雷劈碎了这个家。母亲攥着缴费单跪在医生面前：“求您先用药，钱我砸锅卖铁也凑！”

春耕时，她俯身插秧，泥水漫过膝盖，却将秧苗插得齐整如诗行——父亲躺在县医院，每日三十元的医药费，全靠她多插一垄秧。秋收时，她挑着稻谷翻山，扁担压弯脊梁，却把丰收的欢笑洒满晒谷场。夜里，她守着昏暗的煤油灯，将晒干的金银花扎成小捆，第二天步行二十里山路去镇上卖钱。除夕夜，土灶上蒸腾着白面馒头与腊肉香。母亲将最后一块腊肉切得薄如蝉翼，一半夹进父亲碗里，一半塞进大姐的饭盒：“明天你带去学校，给弟弟妹妹留点就行。”窗外，邻家孩童扒着门缝咽口水，母亲笑着舀一勺腊肠扣进他们碗里：“长身体呢，多吃点！”孩子们的嘴角泛着油光，屋内炭

火噼啪作响，映着母亲被柴烟熏红的脸庞——那是岁月馈赠的胭脂。

微光中的灶火

九十年代，母亲在家门口学校——华陂中学食堂做炊事员。父亲肝病反复发作，她每月领了工资先去医院续费，剩下的钱才买米面。天未亮，她蹲在井边搓洗土豆，冻红的手指在冷水里翻飞。寒门学子蜷在角落啃冷馍，她悄悄掀开蒸笼，将滚烫的肉汤浇在米飯上：“趁热吃，读书人要吃饱。”二十年后，那些曾受她接济的少年，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成了教师，他们携妻带子叩响老屋的门，喊一声“师娘”，泪光里映着当年蒸笼腾起的白雾。

最难忘那年搭车上街为大姐家送菜途中三轮车侧翻，母亲额角血流如注。车主颤抖着掏钱，她却摆手：“老乡，你也不易。”纱布缠头的母亲在医院住了几天后吵着回家，怕车主多花钱，更未要一分钱营养费。车主老鱼逢人便夸：“真未遇到这么直爽心善的人！”

皱纹里的牵挂

新世纪的春风吹进小县城，儿女

们如蒲公英散落四方。母亲隔三五进城为我们送菜，将时令蔬菜塞满后备箱——给教书的大姐捎新挖的荠菜，给我装一坛梅干菜，给自主创业的二姐和小妹各带一筐土鸡蛋。那年她摔断肋骨，硬是瞒了三个月，夜深人静时疼得直冒冷汗，却咬着被角不吭声。直到我回家撞见止痛药瓶，她才笑：“你们过得好好，骨头自己会长。”

如今她时常蜷在老藤椅上看电视，老花镜滑到鼻尖。孙辈视频铃声响起，她慌忙拢起银发，对着镜头啃苹果：“奶奶硬着呢！”可我知道，她枕头下压着父亲一摞泛黄的荣誉证书，还有我们姐弟字迹歪斜的保证书——“再也不让妈妈伤心”，那是小学逃课后用铅笔头写的，墨迹被泪水洇成了蓝花。

血脉里的星光

清明扫墓时，母亲抚着祖父的碑文喃喃：“你爷爷是华陂一带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只可惜55岁就走了，79年患肝腹水由于缺血少药……那时你爸才接过他的教鞭……”她转身指向漫山青松：“这些树苗，是我和你爸一

棵棵种下的。以后你们姐弟要记得来看爷爷奶奶。”

父亲是爷爷的接力者，三尺讲台育桃李，田间地头传农技。县教育局领导每次到父亲学校总对母亲说：“没有您，就没有王老师的今天。”而今，儿女在各自领域小有成就，孙辈中有人成了研究员，有人做了设计师，他们在上海、深圳的写字楼里追逐梦想。母亲常对着电视里的新闻出神：“要是你爷爷看见这些该多欣慰呀！”

母亲节清晨，我捧来华陂老屋的月季，母亲将红丝带系在花枝上，打结时指尖轻颤，像在给孙辈扎小辫。年近八旬的她仍坚持早起和父亲一道侍弄菜畦，在楼顶养鸡——那是她与土地的私语。

岁月染白她的青丝，却让心愈发透亮。若问家风何在？是灶台上永远温着的米粥，是寒门学子碗底的荷包蛋，是暴雨夜为邻人抢救稻谷的泥泞脚印，是血液于水却超越血缘的慈悲。此刻，玉兰香漫窗棂。我忽然懂得：母亲何尝不是一棵树？根系深扎故乡的土壤，枝干托起时代的重量，果实里藏着家族的春华秋实。

吴步书：《诗词二首》

哭八百勇士（通韵）

——纪念上海“四行保卫战”牺牲的通城烈士

八百英雄戍沪防，孤军御寇斗倭狼。
枪林弹雨身为盾，铁壁铜墙血和浆。
手刃肉搏神鬼胆，炮轰车碾战旗扬。
王师扫净阴霾日，一曲悲歌哭义郎。

渔家傲·收倭寇（通韵）

——纪念上海“四行保卫战”牺牲的通城烈士

晓月卢沟御敌立，白山黑水腥风烈。倭寇横行施肆虐。狂飙起，渔阳鼙鼓声声密。
弥漫硝烟凝血紫，红旗半卷黄沙里。策马龙城星耀耀。霾空碧，春花飞处皆瑰丽。